

本报国际新闻部主编 | 第 665 期 | 2020 年 3 月 26 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齐 旭 编辑邮箱:xmhw@xmwb.com.cn

刻字、虐待、直播……26 万会员付费围观“N 号房”恶行 韩国“金智英”们的安全感何处安放?

文 / 区雯

比疾病致死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人性的罪恶。

正当全世界都在忙着与新冠肺炎疫情抗争时,韩国媒体曝光的一起在 2018 年下半年至 2020 年 3 月期间通过即时通信软件 Telegram 进行的大规模淫秽视频网络传播案“N 号房事件”,令韩国民众震怒。

白天是志愿者的 25 岁学霸夜晚“化身”收费聊天群“N 号房”的运营者,发布女性性剥削视频供 26 万会员收费观看。而受害女性中有大量未成年人,甚至不满 11 岁儿童的情况,令韩国舆论错愕。

升级版“N号房”卷土重来

去年,两名韩国大学生出于好奇,想知道政府打击网络传播非法视频的成效如何。他们惊讶地发现,由于服务器不会保留用户的聊天记录,且服务器架设在境外,即时通信软件 Telegram 及其隐私保护政策成了犯罪分子的庇护所和保护伞。

这两名韩国大学生顺藤摸瓜找到了在 Telegram 上很火的 8 个聊天群。在这些被叫做“N 号房”的聊天室里,群主“godgod”时不时会“分享”一些“小福利”,从上传色情影像、熟人偷拍,到性侵儿童的视频。

“卧底”潜入聊天室的两名大学生亲眼看到了“N 号房”里的“人间地狱”,“像狗一样叫着的孩子”“在男厕所裸体躺在地上的孩子”……

两名大学生将收集到的证据交给警察,并继续在聊天室内潜伏了半年,和一些记者一起“卧底”协助警察调查“N 号房”里的用户。

聊天室里令人发指的景象让人震惊。一个直播视频显示,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被关在房间里,被一个陌生男子性侵。直播过程中,聊天室成员居然还爆发出欢呼声。

而以上这些,不过是韩国警方向民众公布的犯罪证据的一部分。事实上,聊天室中每天的消息超过 1.5 万条,受害者的不幸遭遇不计其数。

去年 9 月,“N 号房”一度销声匿迹。有消息说“godgod”被捕了,但也有传闻称“godgod”只是一名高中生,他不过是去忙着高考了。

“N 号房”似乎暂时“凉”了,但它的升级版“博士房”又在 Telegram 上火了。“博士房”的群主将性虐视频分了等级,并向成员收取会员费,付费越多的用户就能看到等级越高的视频。与此同时,用户也被要求在聊天室内发布自己拍摄的淫秽视频,否则就有可能被赶出聊天室。

有消息称,从“N 号房”到“博士房”,曾经在这些聊天室里观看非法视频的人数达到 26 万人。再加上有些人会将这些视频偷偷散布出去,所以实际观看这些非法视频的人数可能远不止这么多。有人估计,“韩国人中每 100 人就有一人付费观看视频且无动于衷”。而在这么多看客当中,竟然只有两名埋伏的大学生



■ 核心人物「博士」赵主彬被捕

本版图片②



■ 记者卧底调查「乙号房」截屏证据

报警,这不禁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感叹“知人知面不知心”

消息一经曝光,舆论错愕。今年 2 月 1 日,已有超过 129 万人在青瓦台官网上请愿要求公开加入聊天室的注册会员的名单及个人资料。而要求公开“N 号房”嫌疑人个人资料的人数也超过了 193 万人。

3 月 23 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令彻查“N 号房事件”。青瓦台发言人表示,韩国政府将负责删去一切非法视频,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及医疗援助,而且也会将“N 号房事件”视为重大犯罪彻底调查,并要求警方调查聊天室内的所有会员。

目前,韩国警方已逮捕这起案件中的核心人物“博士”及另外 3 名主要嫌疑人。3 月 18 日,首尔地方警察厅网络安全科也对涉案的 14 名嫌疑人提出指控。

迫于舆论压力,“博士”的个人情况也逐渐浮出水面。但得知真相,也许更多人会感到后怕。

据韩国媒体报道,25 岁大学毕业生赵主彬就是这起案件的主角“博士”本人。从在校期间的表现,赵主彬算得上是一个好学生。2018 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赵主彬学的是信息通信专业,但热衷于写作,获得过大学读后感大赛的一等奖并担任过学校校报的主编。4 年大学生涯中,赵

主彬有 3 年各学科的平均绩点都在 4.0 以上,多次获得奖学金。

大学毕业后,他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帮助残疾人。按照赵主彬的说法,他曾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因此自己也希望做志愿者帮助别人。“在保育院里和孩子们成为兄弟姐妹,让我感到很开心。”

但就是这样这样一个白天善良阳光的大学生,夜晚竟然成了给无数女性带来痛苦的恶魔。

在韩国《国民日报》揭露“N 号房”的系列报道中,两名大学生卧底到了“博士”的聊天室,见证了一些未成年人堕入地狱的惨状:受害者除了被要求对女性性征部位作出自残行为之外,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博士要求这些女性在自己身体上用刀片刻下“奴隶”“博士”等字样,再发自拍照给自己。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向聊天室的“观众”证明,这些人是屈服于自己的“奴隶”,更深层次上是从心理上对受害人的人格通过标记元素的方式进行摧残,进而达到瓦解人格、消除反抗的目的,可以说是从精神层面完成对受害者的全面控制。而根据心理学文献显示,长期处于这种“强制说服”情况下的受害者,很容易产生精神分裂。

回头来看,他的志愿者经历如今看来也细思极恐。

犯罪可能比许多人以为的离生

活更近,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因为,能让你感叹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不只是“博士”赵主彬,或许还有你的身边人。一名韩国女网友说,“N 号房”案发后,她的男友曾突然问她有没有关注这件事。女网友用假装包容的口吻回答了男友的问题,不料竟试探出男友也是“N 号房”“博士房”的付费用户之一。虽然男友一直辩称自己“只看了一两个视频就注销了账号”,但对于女网友而言这是无法原谅的行为。

净化人心才能净化网络

事到如今,面对韩国舆论要求公开聊天室付费用户个人信息的呼声越来越高,依然还有付费用户在网上海发帖为自己叫屈,将所有的责任推卸给那些被骗、陷入深渊的未成年人身上:“我们只不过是付了钱,获得观看成人内容的服务,我们有什么罪?有错的难道不应该是那些把自己出卖的女生吗?”

正是这种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让 26 万人心安理得地观看这些视频,更别提愧疚了。然而,他们的冷眼旁观,与施加暴行的侵害者无异。情理上,他们同样是将这些未成年受害者推入深渊的刽子手,是伙同“N 号房”“博士房”的共犯。

也有韩国网友认为,这起案件的性质已不仅仅是犯罪,而是对女性的歧视和侮辱,与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脱不了干系。不久前,小说《82 年生的金智英》被拍成电影,描绘了一个出生在重男轻女家庭的普通女性遭受的各种不公。但就是这样一部反映现实的影片,从开始筹备就陷入了舆论的漩涡,无论是阅读原著的女明星,抑或是参演电影的女演员,都成为了韩国众多男性攻击的对象。

净化网络的根本,在于净化人心。但愿如文在寅总统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借用小说《82 年生的金智英》所说的那样,“希望 1992 年出生的金智英们能过上不一样的人生”。

相关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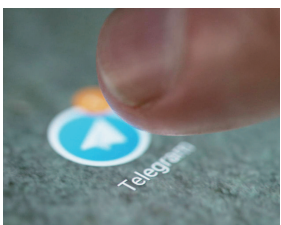
韩国媒体报道称,“N 号房”的群主“godgod”在网上搜索上传过自己性感照片的未成年少女,把她们的照片下载下来,然后冒充警察通过即时通信软件向这些未成年少女发送链接,恐吓对方称她们“涉嫌散布淫秽信息”。然而,点开链接,是这些毫无防备的女孩子一步步陷入深渊的开始。因为“godgod”安插了黑客程序,可以窃取对方的个人信息。

获取受害人信息后,“godgod”便开始威胁少女们拍摄裸照和视频,或是要求对方成为自己的“奴隶”,对受害者实施性犯罪,并将拍摄的视频上传至聊天室供会员观看。如果有少女拒绝“godgod”的要求,他就会威胁这些少女要将她们的照片公之于众。

而“博士房”则利用高额的打工报酬来吸引和诱骗受害者。从一开始只要求受害者拍摄一些不太露骨的照片,利用签约来搜集他们的个人信息,然后一步步要求对方拍摄尺度更大的照片和视频,否则就会受到威胁。

韩国媒体曝光了“N 号房”和“博士房”的相关信息,并且明确指出案件涉及了大量未成年人,在 74 名受害者中有 16 人未成年,其中甚至有一名 11 岁的小学生。并且,似乎还有公职人员牵扯进这起案件。

“每次出现这样的视频时,我们都会截图交给警察。但对于正在某处遭受虐待的孩子来说,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对于潜伏在聊天室的记者,“卧底”任务让他们内心无比煎熬。



■ 即时通信软件 Telegram 及其隐私保护政策成了犯罪分子的庇护所和保护伞

一旦点开链接便陷入无尽深渊
未成年少女被迫拍摄色情视频